

# 解構《百齡箋》的符號世界

## ——評平路《百齡箋》

猩猩發言道：「不管你們人類把東西叫什麼名字，我們還是照樣享受生活。在籠子裡的靈長類動物把東西叫了名字，以後就一生受他影響。你們看不清事情，因為你們在自己和現實的世界間，建立了一個語言的屏障。」——Ruth Herschberger

台灣當代文學已迄眾聲喧嘩的榮景，多元化的創作形式引領文學朝向顛覆性的實驗及對話，由傳統的線性敘述結構走向後現代的跨媒介互文手法，平路就是最佳的前衛寫手。平路的作品時帶思辨諷喻，生活雜感的深度探討、女性處境的對等反思、社會新聞的詭譎嘲諷、文字符碼背後截然不同的互斥、史料真實性的質疑和拆解，如今都在《百齡箋》這本短篇小說集中一一呈現。誠如梅家玲教授所言：「閱讀平路，是一條不平之路。」我們在多元寫作風貌的文學寫手筆下，見證了峰迴路轉的創作軌道。

《百齡箋》書中的好幾個短篇，敘述者「我」都是扮演著中性或男性的角色，而稱呼著另一個女性為「我的女主角」，彷彿透過作家真實身份的體會和小說敘事者虛擬的旁觀，更能適當的呈現某些屬於女性的特質，以及兩性之間的差異。如果說平路小說中的男性，是在建構一個封閉自足、具有終極意義的世界，那麼，女性則在扮演開啓分岔、劃下問號的缺口，以書寫的歧義去導向另一個不可測知的深淵。

〈禁書啓示錄〉的女主角是「禁書」的發現者，開始字彙歧義的書寫。小說裡，男女雙方意識到所有的觀念、詞彙都幾乎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解釋，於是他們開始恐慌於彼此之間永遠存在的歧異。在非A即B的區隔下，主角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愛他的女主角？然而更關鍵的問題是，即使愛她，他願意按照她對「愛情」的定義愛她嗎？當他們發現原來各自生活在完全找不到交集的兩套定義之下，語言與概念的分歧，血淋淋的揭發主角內心的空虛和孤寂。這場愛情的結果如何？連作家也給予A、B兩套全然不同的版本，身為創作者自由和說故事的樂趣表露無遺。

〈童年故事〉的敘述者不斷地依著他所處的情境、所相處的女人而改變對童年的記憶、對母親的懷念。小說的虛構和真實正是迷人之處，平路在序言中已經表明，小說創作者握有解釋權，具有想像和刪改的特質。

為什麼說故事可以換來這麼多趣味？其中充滿了隨時可以帶你走上一條岔路的歧義。(1998:6)

在符號學的理论體系下，所有歷史現場都可以重新書寫，文本從符碼化到解碼，在解碼的同時，

即使試圖拆解的是符號背後的權力宰制，讀者或新的書寫者亦從事著「再符碼化」的工作，任何客觀最終還是歸於主觀，主事者潛意識中「去蕪存菁」的標準亦傳遞新的歷史訊息。

〈童年故事〉中的主角以不斷的拆解、重構其過往成長歷史，經由一次次的重新改述，每一個「新歷史」都比前一個更切合主角當下的心境。在此，我們不禁猶疑，語言的真實性和符碼背後的真像？男主角杜撰出每一套發人深省的解釋，以苦苦地增補他失落的童年，而年歲漸長的生命，也只不過成為童年經驗在時間裡的延伸。誠如開頭語：「童年已經愈來愈遠了」（1998：24），小說的人物陷落在這繁複的世界，只能在一去不回頭的時光裡，任由真正的童年一點一滴的消溶。

平路的〈百齡箋〉是一部以女性視角重新詮釋歷史的小說，小說中，宋美齡藉由一封封書寫的信箋，說她相信的、以她為中心的故事，作者從對宋美齡的刻劃中，重建也拆解戒嚴時期的歷史記憶，小說的選擇和價值觀即為對歷史大敘述的抗辯，將歷史人物去偶像化，給予溫度，重塑一個也許醜陋、但卻真實的血肉之軀，這樣一個和傳統歷史截然不同的文本中，充滿了真實和虛妄、記憶和書寫、性別和權力等辯證關係。小說大膽地臆想宋美齡置身父權社會中，不足為外人道的不平和可能的慾望，文本中對於傳統史料的歧異解釋，在意識與無意識間重建也拆解我們對宋美齡、小說中宋對自己戒嚴時期的歷史記憶。

米歇爾·傅柯在《知識的考掘》中說：「歷史的基本素材都是以分散零亂的形態出現在我們面前的……所有素材經過分析的過程時必須被重新編排、化減，或泯滅以求表明事件的連貫性。」

歷史的弔詭在於她與丈夫角力了一輩子，最後卻須抹去他們之間的歧異、恩怨、愛恨，成為他的代言人。當她自認其信箋的意義為「她終究獨自擁有了---再不容人曲解的他」（1998：185）時，她所提供的，反倒是最單向、最樣版式的歷史解讀。

在傳統歷史單線壟斷的發展下，我們看不到被犧牲的族群，女性即為其一。所以，小說由女性的敘述點切入，意圖反抗傳統歷史宏偉卻專斷的解說體系，由過去和現在的斷裂，懷疑現在的合法性，又從細節、局部、私密的描寫中擴大非理性的空間，在正史縫隙中建構女性長久以來被忽視、否定、貶抑的新歷史。

當然，這樣的「歷史」並不是非黑即白的大一統中心，讀者在閱讀之時必有自己的詮釋，不同的詮釋，鋪衍出不同的歷史。文本是超越歷史而存在的，因此，任何解讀，在〈百齡箋〉沒有被不被接受的問題，只有發不發聲的問題。

在言詞氾濫、意象如霏霏霖雨的後現代社會，語言已經形同一場瘟疫，而平路卻是要以語言來破除語言的魔障，並透過女性視角找到歷史敘述的罅隙，帶領讀者回歸到起始之時那一純粹的原點，平路以書寫反書寫，目的在拋出問號，而不是封閉的句點。《百齡箋》的敘述語言是一把進入閱讀新世界的鑰匙，開啓了另一種言說的可能。平路曾借用艾略特的詩句：「終點又是我的起點」，小說的結局永遠未竟。